

|这不是《幻城》，却有奇幻之城 这不是《魔戒》，却有魔戒之光|

2005年超具网络人气的恢宏东方幻想传奇

镜·双城

沧月 著



MIRROR | TWIN CITY

世界出版社

“地之所载，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有仙洲曰云荒。照之以日月，经之以星辰，纪之以四时，要之以太岁，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，或天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。”

——《六合书·大荒西经》

镜·双城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·双城/沧月著. —北京: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05.5

ISBN 7-5012-2564-8

I. 镜... II. 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3070 号

镜·双城

JING · SHUANGCHENG

沧月 著

责任编辑:李锋 **封面设计:**大象工作室·熊琰

责任出版:赵玥 **责任校对:**胡卫东

策 划:会飞的龙

出版发行: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: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(100010)

网 址:www.wap1934.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首钢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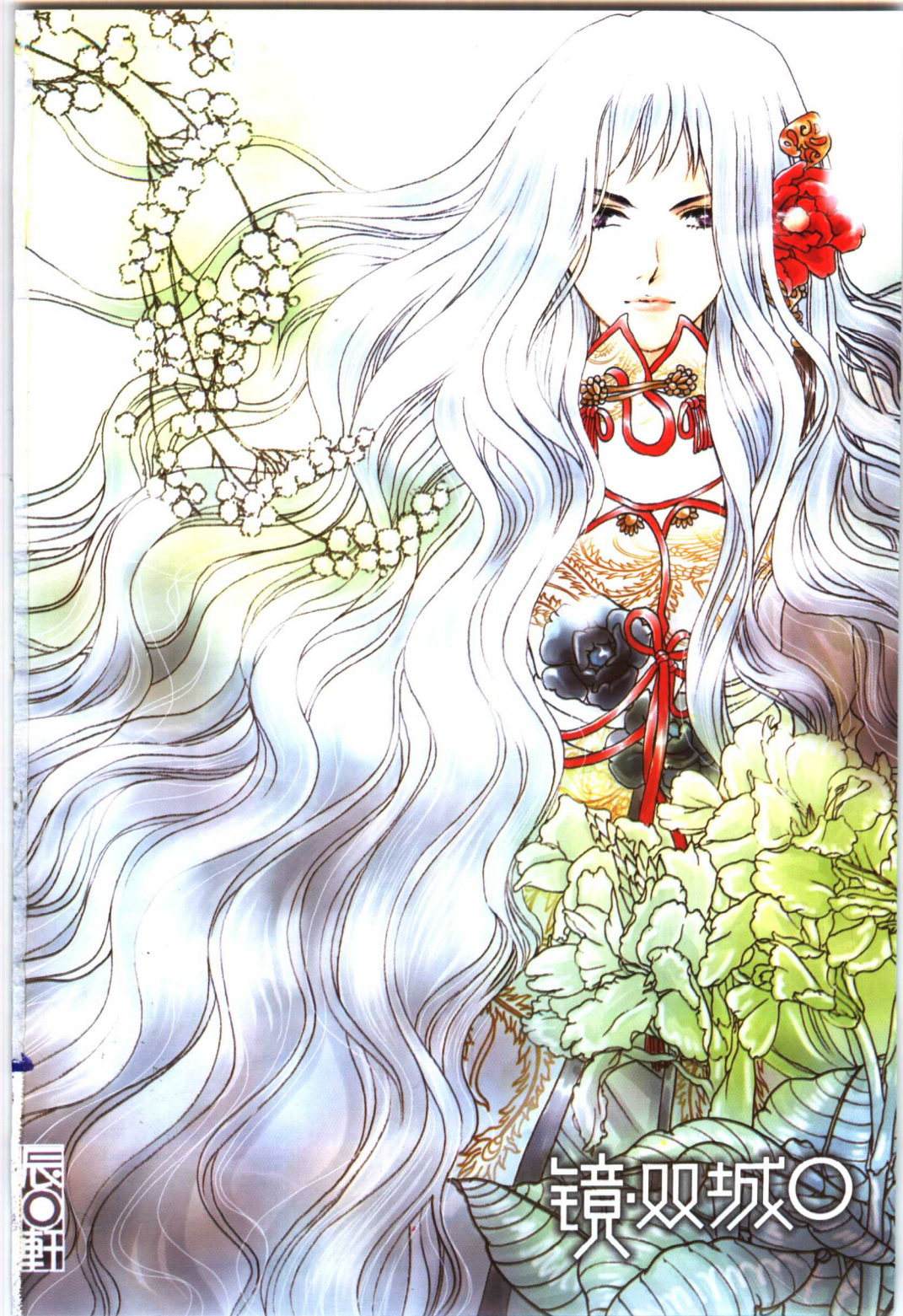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880×1230 1/32 11 印张

字 数:23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镜双城



镜双城○



镜·双城①

一 雪中字

飓风吹起乱雪，弥漫半边天，掩住了方当正午的日头。

雪暴之外，天空湛蓝，寒风呼啸，苍鹰盘旋。

在这个连苍鹰都盘旋着无法落下的雪山半腰，却有一队衣衫褴褛的人缓缓跋涉而上。

长途跋涉的人们，疲惫到了极点。他们个个衣衫褴褛，露出冻得发紫的皮肤。被冰尖划伤的地方，冻成了黑紫色，翻卷着，宛如孩子张开的小嘴，恐怖异常。

风暴来临时，他们没有找到避风之处。凄厉的大风仿佛藏着看不见的巨手，攫住了这群人，要将他们从峭壁上拉扯下来。只听几声惨叫，队伍中体力不够的人，无法立足，如纸片般被狂风卷起，抛入万仞深渊。

人群顷刻慌乱起来，“大家小心！大家小心！”队伍中有人嘶哑地大喊，“相互拉着身边的人，站稳了！大风很快就会过去了！”

一个年轻的傀儡师怀抱着一个小偶人漠无表情地站着，动也不动。虽然是流离中，他却衣着整洁，风帽之下，一张令人眩目的脸，五官线条利落俊美，几乎无懈可击。

这时，身侧同行的流民伸来粗砺的手，不由分说地握住了傀儡师。肌肤接触的刹那，傀儡师皱了皱眉，面露嫌恶，猛然用力抽手，恶狠狠甩掉那人。

就在这时，最猛烈的一波风，呼啸着压顶而来。“哎呀！救命！救——”好心拉傀儡师的人忽然被甩开，还没站稳便被卷下悬崖，顷刻，湮灭殆尽。

傀儡师听着那求救声游丝般断在风雪里，漠然将右手放回





怀里。

所有人恐惧地挣扎，为了防止被风吹走，相互抱成一团。

漫天纷卷的大雪中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没有攀拉任何人却能在飓风中冷然子立的傀儡师。

风暴，终于在一阵宣泄后过去。

然而这一行远道而来的旅人，转瞬也已经去了大半。

才刚到慕士塔格山腰便如此情状，只怕能活着到达天阙的，不会有几个了吧？

蓦然冷笑了一声，年轻的傀儡师随着众人一起停下来休息。

他在山阴一个微微凹下去的雪窟中坐下，拢起手，将偶人小小的身子抱在怀里。

风雪窜进了雪窟，扑在傀儡师脸上。他闭着眼睛，听耳畔的风瞬息来去，手微微有些颤抖：离开这片土地已经多久了？五十年？一百年？

他仿佛又看到，那一袭白衣如同流星一样从眼前直坠下去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……然而，坠落之人的脸反而越来越清晰地浮现，离他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那苍白的脸，上仰着，眼睛毫无生气地看着他，伸出的手指，几乎要触摸到他的脸。

“苏摩……”那枯萎花瓣一样的嘴唇微微翕合，唤他。

他猛然惊醒，拉了拉风帽，将露出的发丝塞回帽兜。

“哒—哒—哒！”敲击火石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，负责生火的铁锅李点不着火，已极度不耐烦起来，四顾大吼：“喂，谁过来帮一把？见鬼！”

坐在旁边的一行人里，没有一个吱声。艰难跋涉之后，个个都累得全身散架，好不容易照内部的分工，各自完成了份内的活儿，立马找了地方躺下休息，等着开饭，哪有余力管闲事？

“大叔，你看看是不是火绒湿了？我这里带了火镰，你看好不好使？”忽然，一个少女清脆的声音响起。

“嚓！”一声脆响，热流涌起，火舌微微舔着枯枝。





“嘿呀，果然还是火镰好使！小丫头，谢谢你了！”铁锅李如释重负，大大喘了口气。

自荆州破城以来，往西走的一路上，这群逃难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，虽说是结伴同行，实际上却是，自私冷漠只顾自己。少女的热心，无疑博得了众人的好感。

“不用谢，做了饭还不是大家一起吃，翻过了这座雪山，应该快要到云荒了吧？大家再辛苦几天就好了。”少女爽朗的笑声，让七歪八倒的流民们都精神一震。

这些人，也妄想着要去云荒？傀儡师嘴角浮起一丝冷笑。

“地之所载，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有仙洲曰云荒。照之以日月，经之以星辰，纪之以四时，要之以太岁，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，或天或寿，惟圣人能通其道。”

《六合书·大荒西经》上那一段话，寥寥数十字勾勒出一处世外仙境。如同蓬莱、方丈一般，云荒成了多少年来中州人梦寐以求的仙境。而和那些烟波渺茫信难求的碧落三山相比，云荒的传说却是古老相传，有凭有据，甚至有珠宝商号称去过那个地方，带回让中州人目眩神迷的宝物——鲛绡明珠、黄晶碧玉。

就凭这缥缈虚无的传言，多少年来，无数人长途跋涉，寻遍慕士塔格雪山每一条小径。中州人古时就有“寻得桃源好避秦”的传说，到了战乱纷飞、群雄逐鹿的时候，无路可走、欲寻桃源躲避灾祸的中州流民便更多起来。

耳边响起簌簌的脚步声，傀儡师没有抬眼，“能坐这儿吗？”雪窟外，那个少女开口问道，还不等他回答就走了过来。

傀儡师略有不耐，终于开口，声音生涩：“授受不亲吧？”

“不怕，我不是汉人。”少女说着，已经坐到了他身侧，自顾自地说着，“我是苗人。我家在澜沧江边，那里也开始打仗了，



只好逃出来。”少女叹了口气，眼睛低垂，“寨子都烧了，早就无家可归了。”

傀儡师有些疲惫地微微摇头，中原这场大战乱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，无数人流离失所，如今烽火都已经蔓延到了南疆了。难怪这一群人，都急着想要逃离中原！

“我叫那笙！大家都叫我阿笙。你呢？一路上都不见你说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苏摩。”他淡淡回了一句。

“苏摩？不像汉人的姓名啊！你是哪一族的？鞑靼？柔兰？突厥？高丽？”那笙有些诧异，一口气报出了所知道的所有国度名称，然而靠着雪窟坐着的男子没有回应，眼睛低垂，没有表情。

受到了冷遇，那笙却没有离开的意思——即使是在困顿交加的流亡途中，这样俊美得令人侧目的青年，也足以引起热情的苗人少女的关注。

“呀，你的木偶做得真好……就像活的一样呢！”没话找话的那笙，看到了他一直抱在怀中的苏诺，笑了起来，伸手想去摸，“你是傀儡师吗？”

“啪，”忽然动了起来，一把打开了她的手。少女吓了一跳。

“别动我弟弟。”苏摩依然没有看她，将小偶人抱在怀里。

小人儿的手缓缓放下。一根几乎看不见的透明丝线一端连着小木偶的手关节，另一端则系在傀儡师右手中指的指环上。事实上，傀儡师修长的十指上全部戴着这种奇异的戒指，每个戒指上都系了一条细线，线的另一端消失在人偶的各关节处。

那个人偶不过二尺高，脸庞俊美非凡，垂髫黑发，穿着奇异的非胡非汉服饰，整洁光鲜。看来，傀儡师一直将自己的道具保护得很好。

“你弟弟？”那笙怔了一下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“真有意思……果然很像你。”



然而，笑着笑着，少女的脸色慢慢苍白。天哪，太像了……那种相似的程度，简直纤毫毕现，一个手指、一寸肌肤，都和眼前的傀儡师一模一样！

不知是错觉，还是苏摩在袖中的手指动了的缘故，那笙忽然看到小偶人转过了头，对着她笑了一下——那样诡异的笑容。

“它笑了！”那笙贴到雪窟上，失声尖叫，“它在笑！”

“是你眼晕了。”苏摩轻描淡写一句，抱着偶人，侧过头去。

风雪卷进这浅浅的雪窟，两人都沉默了。雪地里除了风声，只有枯枝哗哗剥剥的燃烧声，食物的香气弥漫开来。

“或许，或许是太饿了吧？头晕眼花的。”那笙认输了。然而苏摩的沉默使这种尴尬继续。仿佛终于想起什么，苗人少女兴奋地提议：“苏摩，我帮你算命好吗？”

看着苏摩略微有些惊愕的表情，那笙得意地笑了笑，有些自豪地说：“我算命可是很准的——从小我就靠这个赚钱吃饭。跑到楚地的时候，连那些人都说我是最好的女巫呢。算命扶乩、看相占梦，我样样都行！”

“那你准备怎么算？”苏摩开口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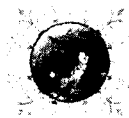
“就扶乩吧！”那笙把冻僵的手放在嘴边呵了一下，笑容满面地从怀中掏出了随身的扶乩用具——两根被绑缚在一起的白木，一横一直，成“丁”字形。只见那笙不急不缓地用两手食指指尖轻轻托起横木两端，以雪为沙盘，让木条末端轻触着雪地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口唇翕动，念起长而繁复的咒语。

她念咒的声音是极轻的，然而一直漠然坐着的苏摩蓦然一惊——慕士塔格号称雪山之父，这个女孩此刻请降的神，居然是雪山神灵？！

“苏摩，你想知道什么？”那笙闭着眼，煞有介事地问道。

苏摩看着她的方向，空茫的眼神却仿佛穿过了她的躯体，落在不知何处，许久，才道：“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”

少女会意地点了点头，虔诚地闭着双眼，嘴里叨念着咒语，左右食指托着的乩笔悬在雪上——似风吹动、又似有无形的力量



带动，乚笔唰唰地在雪地上划着，一排排潦草的符号在雪地上显现出来。移动，移动，移动。当换到第三行时，乚笔忽然停住了。风雪仍旧呼啸，而白木居然一动不动。

“好了。”那笙长长舒了一口气，顷刻，感到阵阵寒意，双眼仍没睁开，“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”

“你念给我听。”

那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从来不看我自己写的预言。我不能看，就像我不能算出自己的命运一样。你快看，看完了我就抹掉。”

苏摩嘴角流露出嘲讽之意，笑道：“你难道没算出，我是一个瞎子？伟大的笔仙？”

“什么？”那笙大吃一惊。

“我说我是一个瞎子。”苏摩一边淡淡应着，一边向着少女面前俯身过来，右手覆上写着预言的雪地——他手指修长，苍白得几乎与白雪同色。手指上戴着奇异的指环，指环上晶莹细线，在雪地上已经看不出来。他摸到了第一行字上，停顿了一下，讽刺的笑容顿时消失。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急忙摸索着第二句。嘴角不知不觉间，抿成一线，苍白的脸庞上，泛起奇异的嫣红。他呼吸急促，手指有些痉挛地压着雪地，愣在那里，惊奇又似无法相信。

“看完了吗？”那笙等了很久，耳边只听到苏摩急促的呼吸，却不见他的评语，忍不住出声问道。

好似被惊醒般，傀儡师的手一颤，探向最后一句扶乩预言。

然而，只是一个失神，荒山上狂乱的风雪卷来，雪地上最后一句预言就这样被抹去。

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最后一句是什么？”苏摩的手在雪地上慌忙地四处摸索，“你快再写一遍！再写一遍！我没有看见！”他急切地叫道。

那笙一惊，睁开了眼睛。此时，苏摩正看着她，空荡荡的眼里现出可怕的狰狞杀气：“快给我再写一遍！”

“不，不行！我，我写不出来了……对同一个人、一年内只



能请笔仙扶乩一次!”那笙惊慌地解释道。

苏摩轻叹了口气，看向风雪遍布的天空，喃喃自语，“也许这是天意，不让我看到所谓的‘未来’？或者，对我而言，根本没有那种东西？”他低下头，嘴角忽然闪过转瞬即逝的诡异的笑容。

“开饭了，开饭了！”正在这时，远处，铁锅李将木柴敲着锅底，大声嚷嚷。

七倒八歪躺在雪山避风处的流民们，闻声跃起，拿着破碗，争先恐后朝着火堆跑过去。

那笙“哎呀”一声，顾不得等回答，立刻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碗，跌跌撞撞跑了过去，一边还着急地回头对苏摩连声招呼：“快！快啊！不然又没的吃了！”

苏摩无动于衷，只坐在雪地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摸索着已经纵横零落的雪地。

* * *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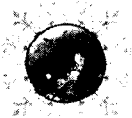
傀儡师俯下身，摸索着解开了绑腿，用力揉搓着痛得快要裂开的双腿。然后站了起来，在雪地上跺着脚，让血脉活动起来。在六合间来去，修行了那么多年，这个身体依然还是如此孱弱？

他对着怀里的偶人轻轻自语般，说道：“阿诺，来，活动一下吧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二尺高的偶人跳了出来，因着线的牵引，凌空一个翻身，便轻轻落到地面，像真人一样踢踢腿，伸伸手，在雪地上跳跃起来。

风吹起傀儡师的长发，明明看不见，他却一直地盯着翻滚笑闹的小偶人，神色专注，十指微动。

那笙如获至宝地捧来小半碗野菜面糊糊，看到这情形，有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——实在是一个奇异的男子：肩膀宽阔，四肢修长，身材矫健，气宇轩昂；风帽下的脸却俊美无比，轮廓清秀



得近乎女气，让身为女子的那笙自愧不如——这样矛盾而奇妙的组合，让这个叫苏摩的盲人傀儡师散发出难以名状的妖异魅力。

这是个怎样的人呢？少女感受到他身上说不出的奇异力量，不由自主被吸引，一步步向他靠近。

“吃点东西吧！等天亮就要翻山了，不吃哪里有力气。”她微笑着端碗走过去，殷勤相劝。

只见傀儡师十指微微一扬，那个叫阿诺的小偶人一个鲤鱼翻身，啪地跳了起来，落入主人的怀中。刚转身要走，却感到一股热气丝丝缕缕触及他的肌肤——是食物？那些流民为了一勺半勺的差别，争夺不休。而这个女孩，却要将自己的那一份慷慨送给他。

苏摩脸上显出若有似无的难得笑容。热情如火的苗人少女连忙将手中破旧的陶碗捧过去，放在他手中——他的手指冰凉。

“还热着呢，快些吃，风那么大，很快就要凉了呀！”看见对方没有拒绝，那笙的眼里满是欢喜。然而，苏摩只笑笑，不说话，将食物原封不动地还给那笙，扭头走了。

“……”那笙愣了半天，叹了口气。

正要转身，忽然风里传来奇异的噗拉拉声，顿时，飞雪满天，风吹得人睁不开眼。手里的碗“啪”地一声掉落，那笙被风吹得连退三步，捂着脸。

“天呀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！”流民们惊呼，惊恐交加。

那笙透过指缝，看着漫天飞雪的昏暗天空，几乎要脱口惊叫——一只巨大的黑色翅膀，从雪山背后升起，扑簌簌像要飞过来，掠过山与天交际的地方，却始终在山那一边飞着，只有翅膀露出山巅。

那黑色的翅膀遮掩了天光，扑扇着，搅起激烈的旋风，积雪飞扬，白色的巨浪呼啸着，从山巅呼拉拉滑下，如万马奔腾，向着山腰这群旅人扑来。

那笙惊呆了，和所有的人一样，怔怔地看着那排山倒海的雪



浪滚滚而来，忘了动弹。耳边忽然听到了一声轻叹：“是比翼鸟……翻过慕士塔格雪山，天阙就到了。”

天阙？少女一震，回头看向傀儡师，惊喜地大呼：“你说天阙快到了？真的？那么，就是说，我们快要到云荒了！是不是？”

传说中，天阙位于云荒东南，是隔开中州大陆与云荒的屏障，如果能平安到达天阙，便可算是到达了传说之地。

苏摩没有回答，只是听着风里翅膀的扑扇声，冷笑道：“首先来的是黑鸟……看来真是凶兆啊。”

——他的预言瞬间实现。

大鸟卷起的旋风，使雪山顶上的积雪全部崩塌下来，有如滔天巨浪。“雪崩啦！”一声巨喝，把吓呆了的人们惊醒，慌忙奔逃，“快逃！快逃！雪崩了！”

然而，面对那骇人的雪浪，那笙已吓得两腿发软，自称通灵的少女已经无所适从，只有束手待毙。

几十丈高的雪浪如同天幕坠落般兜头而下，瞬间湮没了所有。

★ ★ ★ ★

慕士塔格雪峰上雪崩乍起的时候，云荒大陆正进入静谧的黑夜。大陆中心是连绵的巨大湖泊，湖面宛如一面镜子，倒映着黑沉沉的夜以及湖中的城市。湖中心那座孤城拔地而起，气势磅礴，夜色中看来，重重叠叠仿佛堆到了九重天。城市正中，一座庞大的白塔高耸入云，壁立千仞、飞鸟难上。白塔底层的基座占地十顷，塔身越往上越突，但即使如此，到了塔顶，依旧有二顷的广大面积。塔顶上的风分外猛烈，吹得衣袂猎猎舞动。如此大的地方，其实只有寥寥几座建筑：神庙、观星台、祭坛。

观星台上，夜凉如水。少女拉紧了素衣，手中拿着白玉的算筹。身边一位年老的黑衣女人，仿佛听到了风里不祥的声音，颤巍巍转过身，望向东南那里，一片黑色的浮云，遮蔽着星夜，不



停涌动。

“比翼鸟惊起——看来又有人到达天阙了。”老妇人叹了口气——那些飞蛾扑火般的中州人啊，为何总以为云荒是世外桃源呢？如今黑鸟惊起，天阙上，又要多几具僵冷的尸体了。蠢笨的中州人啊，真的是不顾一切吗？

“天狼星色变赤红！”沉默的少女遥指着黑夜里的星辰，“巫姑大人，有个不祥的人接近云荒了！”

“圣女，你说谁来了？”老妇人浑浊的眼睛变得雪亮，“不祥的人？圣女，请您再次推算那人的具体情况，以便我们派人早日除掉他！”

圣女看向东边天际，暗夜里，那里有一片如星非星、如云非云的薄雾笼罩着天阙。

“这是归邪。”圣女慢慢答道，“有归国者回到云荒了。”

“请圣女示下。”巫姑俯下身去请示，“是那个归国者带来了不祥吗？”

“我算不出。”片刻的沉默，看着天狼星和归邪的少女低下头来回答，“我算不出来那个人是谁……但是，天象预示：危险和不祥正靠近云荒。腥风血雨席卷而来。”

巫姑怔住，抬头看着圣女——这世上，难道有连焰圣女都无法推算的人？

★ ★ ★ ★

湖面辽阔无垠，宛如接着大海，湖心的城市里，伫立着一座巨大的白塔。湖的另一边，无数的双翼轻轻掠过雾气，骏马四蹄无声落地。它们神俊非凡，额心有一点白色的星芒，双翅薄如蝉翼，长长的鬃毛好似绸缎一般，奔跑起来飘曳如梦。马背上坐着清一色的黑衣骑士。他们戴着头盔和面具，遮挡了整张脸——面具后的眼睛黯淡无光，宛如两个黑洞。这些乘着天马的军团从天而降，领队的两名骑士却是一白一蓝的着装。

